

吴励生文集长篇小说卷

中

◎ 镜中
◎ 个案分析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648892

江南大学图书馆



9064889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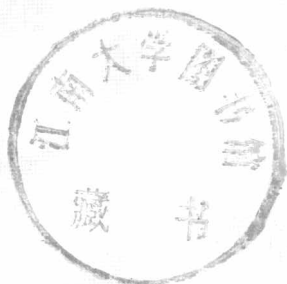


镜 中 公 案



个 案 分 析

吴励生 著



④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◎吴励生文集长篇小说卷（中卷）

书 名：镜中公案·个案分析
作 者：吴励生
责任编辑：李 敏
封面设计：小 飞
出 版：❶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发 行：❶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地 址：北京安定门内大街 40 号（100009）
印 刷：北京华明印刷厂
开 本：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：36.75
字 数：1000 千字
版 次：2001 年 12 月第 1 版
印 次：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：2000 套
书 号：ISBN 7-80105-421-6/G·513
定 价：（全 3 卷）78.00 元



吴励生：自由作家·学人：

1957年出生于福建省莆田市。1983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文艺系。1983年开始文学创作。主要著作有小说集《美丽的错误》（海峡文艺出版社1998年10月版）、

《我有病啊》（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12月版）、《精神分裂症》（即出）；理论批评专著《论操作与不可操作》（与叶勤合著，海峡文艺出版社2001年12月版）等。经年小说写作200余万字，另有评论文字若干。

自序：四十自况

在我 40 岁的 1997 年，突然就，我觉醒了过来。

——我活着究竟又有多少意义呢？

当然，压迫着我的是日常。

之后，仿佛神差鬼遣，在我周围突然就出现了几个高尚的智者，这其中有张志扬、刘小枫还有王小波……等等。记得我完全是在偶然的情况下，逛着书市看到花城出版社出的王小波的《时代三部曲》，翻了篇目看大都陌生，基本没有在大陆的刊物发表过；赫然在目的是作者已故！又据说作者在境外屡有获奖……我的第一个反应是：如若作者不死，可能我就看不到眼前这书的。于是当即掏钱买了一套。回了家就读，一读就放不下……

我几乎是全身心地一下子就扑了上去。天！中国居然真的出现了如此之棒的作家，而生前又是如此默默无闻。由此可见我们的文坛是多么地趋炎附势啊！在激愤之中，我写下了王小波小说的评论《论操作与不可操作》……不曾想此篇评论被多家刊物刊载，还被选入了《不再沉默——人文学者论王小波》一书，之后我的说法与观点又被后来的《十作家批判书》中的“王小波批判”一文大量套用和引用，并称我为“评论家吴励生先生”……并不是说，评论家的桂冠我就不敢戴，而只是说，我不过是在那篇文章中努力说了一些真话——说真话受到如此欢迎，我想我们的生活毕竟还有希望，这多少让我感到安慰。至于是否评论家的



桂冠就非常次要了。

同时，作为小说作家，我也开始努着力说真话。努着力的时候，我却发现问题大了：日常中，首先是我自己活得就极不真实——一个活得不真实的人，又如何能保证讲出的真话之真呢？其次，我怎么就会活得这么不真实呢，究竟是什么原因？什么力量？是有形或无状？是有声或无形？是看得见或摸不着……等等。我立马就把目标对准了自己。

在目标对准了自己时，我立马又发现：哪怕是揽镜自照，自己的面目仍然模糊不清。

我想我惨了……

于是我开始发了疯了似的拼命追寻自己失了真的种种原因。

在紧紧追寻着的时候，才发现所谓解剖自己、批判自己并非是件易事——也就是说，并不是想着解剖就能解剖想着批判就能批判，解剖得有解剖的工具，批判得有批判的武器。这时，高尚的智者们对我的帮助就大了。只有知识学才可能提供给你工具和武器。

从此我变得相当刻苦与努力，就为了掌握那工具和武器。

之后我才发现我们的生存整个是被符号化了的：我们的生存并非真实，而只是关于这个事实的符号。我们是被抛掷在这个给定的世界中的，我们一经被抛掷就受到了规诫。我们一开始学习语言，就被陷入了主体化状态。

那么，我们自己呢？

也即：我的意义呢？

意义是现成在那里的。它自然而然地教你什么是好的，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有价值的……等等。约定俗成的，潜移默化的，自觉不自觉的，意识不意识的。那么，这些现成的意义又是谁提供的呢？

一追寻至此，我就满头地冷汗：是我们文化人自己！

是我们传统上可恶的文人！

就是他们硬塞给了我们意义，而最终让我们丧失了我们自己的意义。

无论是古代汉语思维抑或现代汉语思维！

我们如何清算？

语言哲学吗？

语义学吗？

语用学吗？

精神分析学吗？

现象学吗？

我们什么都没有。我们必须从零做起。

就是这个意义上的张志扬和刘小枫等，让我对他们肃然起敬。

因为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。

我呢？我又能做什么呢？

我只能仍然写我的小说。因为我不能大说：大说需要知识和能力。

小说也还是要说，尤其是长篇小说——你还得学会说废话，还得学会把废话说好——你绝对不能把它“说”成了一个故事提纲。不会说的长篇肯定不能叫小说。当然只是小小地说。

当然，毕竟我也开始了自己的精神突围。

我的精神突围是：首先清算自己，然后清算我的同类。

我曾对我许许多多的朋友说：我们再也不能做那新时代的文人啦，我们一定要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知识分子。大知识分子不行，小知识分子也行啊！

他们的惟一而且是根本区别在于：知识分子挺着腰杆做人，文人就是没有脊梁骨。



有着独立精神的必定是知识分子，而文人的精神又必定是残废着的。

只有知识分子才懂得尊重别人的劳动，而在文人们的眼里：别人都是狗屎。

因此，我恨透了所有文人的嘴脸！

可就是这样的嘴脸又是大片大片地大面积地充斥在我们的日常。

日常的压迫有时几乎压得你气都喘不过来。

但是，我们毕竟觉醒了。

个体性的觉醒正在星火燎原。

一个现代性的中国正在发生。

感谢这个大时代。

没有这个大时代的经济背景，贫穷而落后的中国永远也不可能现代性。

我们既有了机会来认清我们自己的意义究竟丧失在哪里，我们也有可能去寻找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意义。

我们太久太久没能认清自己的位置。

我们老是把自己想得太重要。

我们老是端着“四民之首”的架子放不下。

我们老是在中心化的过程中，特别喜欢设置别人的生活。

我们一直在被说，却一直以为是自己在说。

并以此而洋洋得意。

靠边站吧，我们！

在非中心化的过程中，方可获救。

人说，40岁的男人，是成熟的年纪；

我说，男人40岁了还不成熟，那就没救了！

目 录

序《镜中公案》：四十自况·····	吴励生 (1)
镜中公案 ·····	吴励生 (1)
跋《镜中公案》 ·····	叶 勤 (283)
序《个案分析》 ·····	吴励生 (289)
个案分析 ·····	吴励生 (293)
跋《个案分析》 ·····	叶 勤 (433)



第一章

1

我生活在二十世纪末的中国。

进一步说，我生活在二十世纪末中国的种种世事人情之中，难以自拔。

我当然没有忘记那个时候我是谁，要不现在我不太可能在这里给你写小说。在二十世纪末的中国的南方的 T 省，我待在一个非常严肃的机关办着一份颇为流行的文学杂志，这份杂志叫《推理小说》。从这份刊物的名称你就能想象，办这样的刊物我的前景不错，而且我是个作家——写些你可以想象得出的不痛不痒的推理小说。

但，只要单位里，你就有着种种的难以自拔，我说了，也许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中国人都会赞同，那就是：只要你待在单位里，不出三年，你的那些同事在你的眼里大都青面獠牙、面目狰狞。

是不是这样呢？我不知道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我也不知道。

我只知道，除我之外的任何一个人对我来说，均是一面镜子。

我在镜子中生活，我却又常常生活在镜子之外。

这就是说，生活在二十世纪末中国的我，实际上是个操蛋鬼。

但我不招谁惹谁。我真的招惹不起。这是指我跟同事们相处

的情形。领导我则更是招惹不起了，我特别害怕领导。俗话说的不怕贼上门就怕贼惦记，指的就是我跟领导的那种无法缩短的距离。这就是说，我非常害怕某领导成了我的照妖镜，假如说我愿意永远生活在镜子之外的话，我愿意的第一个之外便是领导这面镜子。我曾经想出种种办法，恨不得自己能隐身遁形，让领导看不到我，更是把我忘记个干净最好啦。尽管这很难，但我现在仍然在努力。

比如现在我在写小说，就是努力的一种，或许对我来说还是最为有效的一种。

这个时候有一条白色的胳膊缠绕了上来。我知道她刚好读上了这小说的开头了。她很少读我的小说。她是这个时代的宠儿。电视台的编导兼制片人。这下她倒是认真地看到了整齐地摆列在电脑上的这些有限的文字。出于职业的习惯，她的反应属于机敏。她几乎是马上就说，你这是写什么哪？简直瞎扯！人家有多少人想巴结领导，还巴结不上呢……

怎么样？立竿见影了吧！连最亲近我的人如我老婆兰，就是我的一面大镜子。当然，我们的出身不同，看法也会大不一样。她曾经是高干子女，其父文革之前就已是行政 12 级的高级干部，曾任中共拳城市委书记。说来奇怪，我对我的岳父大人却是十分亲近。追溯起来，在我自己身上就可以找到诸多非常古老的原因。我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，我岳父当年还在位上，春节或节假日我偕同我老婆回拳城省亲，一踏进拳城的土地，我就一副雄赳赳的很不自觉的样子，仿佛转瞬之间我就变成了我岳父，完全的大权在握，整个拳城的大地尽踩在了我脚下。尤其是春节前后，前来拜年的络绎不绝，提着大包小包就不说了，特别可乐的是他们的神情，绝对地点头哈腰，每每我岳父会给我介绍说，这是某局长某主任某秘书长某部长，或者某县长某书记，乃至某常委某

自当蓬蓬勃勃，即便不是为了比赛能取个名次，也能讨得领导欢心哪——按我老婆兰的说法，他提拔干部当然首先是考虑会不会下棋或会打篮球吗——当然，蒲市的文学真发展了，对我的老家来说应该是幸运，但同时，更难说是一场灾难！不说这位市长“作家”有多少文学才能，就说他周围簇拥着的一大批奴颜媚骨的假斯文，在他们这些人中间可能会有真文学吗？别跟下棋或者打篮球似的，并非是为了比赛仅仅是出于开心，那对文学就不仅仅是亵读，简直就是歪曲了！不料我的身后又发出了声音吓了我一跳，都11点多了，还不睡，又转到我的身后来看，是对我不放心呢：

干吗写得那么实？人家王小波可是写虚……

怕文字狱哪？老实说吧，我也不是不怕，但我不反对政党更不反对制度，这是我的原则。我们中国人的问题跟政党无关，更跟制度无关！在这一点上我将无比固执。王小波也并不全写虚，我也肯定不能跟王小波那么写，我要再那么写，我岂不跟在王小波屁股后面转啦？

她默然，又有点悻悻然。

我说你干吗不去睡觉？搞什么乱哪？！去去去……

她更是悻悻然。转身回卧室去了。睡你的大觉去吧！这个世界让你能操上什么心哪？你们电视台整天都是俊男倩女的把戏，多开心哪，别跟我这操蛋鬼似的瞎吵吵了，谁都省点心好不好？我说你这是捣乱了不是？你说了那么一句我就能琢磨上一大段，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琢磨了些什么啦，都琢磨到哪儿去了啦？但是，如你所知，这就是我说的“我在镜子中生活，我又生活在镜子之外”的主要意思了。问题是她这么一捣乱，我的小说开头就全乱啦，甚至更严重：我一时竟想不起刚才小说那么开头接着要往下写的什么。

我当然没有忘记，我是个推理小说作家，我写的小说自然应是推理小说。但我写推理小说有个毛病，就是不爱推理，却是特别偏爱采访。这我就知道了，我写出的推理小说是否还可以叫推理小说的那种小说了呢？其中有个重要环节，就是通过采访发生在本省的几桩杀人案件，采访也采访得挺淋漓尽致，却让我推理推不下去——当然我跟国内的所有的侦探推理小说作家没有两样，逻辑思维实在是比较地差，也当然，爹妈给我的叫我还能有什么办法——但是，写作任务在此，推不下去也得硬推，所以我们国内的推理小说就都夹生，似乎跟写作任务不任务的关系也不是特别大。眼下我还得采访，写作也不敢耽搁，就这么一边采访着一边就写作上了，不料来了打岔的，我真是好愤怒啦！

2

现在我在单位里上班，一般难得坐上一个小时，大都是对部下以及同事进行接见，然后撒上一圈烟，今天天气不错哈哈等等，请多包涵多关照……等等。这就是说，我在单位里实际上形象挺好。这在外国人看来可能比较不好理解，可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就好懂了。这实在是好懂，尤其是在机关里呆过的，并且是越高级的机关或者越严肃的机关呆过，那就好懂得跟 $1+1=2$ 似的一——与世无争啦，形象就差不到哪里去！你说再严肃的机关能严肃得过公安机关吗？这种机关不用我多说你就知道是干什么的了，非常好玩的是：整天跟坏人打交道的人中，反而让我已经分不清到底有多少是好人。举例来说吧，我们楼上驻扎着的就是刑警总队，刑警总队的楼上就是专门负责痕检化验的技术处，而在我们编辑部除了我之外几乎每人均收到了匿名信，匿名信的内容倒次要，重要的是在内容的末尾处画着一把刀，刀刃上往下滴着



血……看上去感不到恐怖也感得到多少有点惨然的样子。这是不是有点精彩啊？事情过去一年多啦，匿名信至今仍在编辑部内满天飞，就是没法查或者不能查。没法查是瞎说，我说了，楼上就是刑警总队，再楼上就是专门负责痕检化验的技术处，他们整天都是干什么吃的？况且他们当中不乏刑侦能手、法医学专家等等，这就比较具有讽刺意味啦！要说不能查，学问就大了。不说也罢。说了，你要觉得我是瞎说倒也无妨，你若要是对我大喝一声：难道生活就是这样的吗？就会吓我一大跳！待我被吓过一大跳了之后，平静如初了之后，我仍然还得十分老实地如实回答你：是的，很惭愧！生活恰恰就是这样的。

再说我也肯定是身不由己，肯定不是我愿意这样——我是说，既然大家都收到匿名信了，就我没收到，这就让我跟大家不同或者干脆，让我给暴露在了众目睽睽之下了。况且起码得有两种解释：一种是这事儿可能是我干的，另一种是这事儿可能不是我干的。前者很好解释，因为是我干的所以单单是我才没有收到匿名信；但是这种解释很愚蠢，假如是我干的，我还不至于愚蠢到不懂得给我自己也寄一封吧，不就是两毛（现在涨价了也才五毛八毛的）钱邮票吗？但是，我随之也发现我自己对自己的解释更愚蠢，问题是恰恰是我干的所以才不能也给自己寄一封，这样才可能让人相信不是我干的！但也不对，假如真地是我干的，我就真地也给自己寄了这么一封，这样我的目标不就一下子消失了吗？光是前一种解释都快把我给弄晕糊了，你也不想想周围都是些有多么聪明的人哪？再者，这种机关呆着的时间长了，不要说作案手段，就是侦查手段也是滚瓜烂熟了的，反侦查谋略还不都得有一点点的？这可真是让我犯了难啦。后者解释起来，可能会相对简单一些：因为可能不是我干的，所以就非常清楚地，我是主编的惟一的走卒，我是保皇党，那我干吗要干呢？但这个问题

也严重，那么多人收到匿名信了（也包括主编本人），说明大家都是反对主编的，就在上层领导中造成这么一个印象：主编是有问题的。既然主编是有问题的，你保皇也是有问题的，要不大家干吗都反对主编呢？这便是常常流行在领导层上的一般看法。这个看法本身是否对头，我不曾在领导层上呆过，不能妄论。只是在这里需要做个补充：去年主编的年龄已过了 55 岁。还有 5 年呢，着什么急呀？！就有上层领导分头找我们了解情况，找我了解情况的是分管我们杂志社的厅办公室主任周正文。周主任 40 岁不到，意气风发，曾担任过 S 市郊区分局的分局长，锻炼得十分精干，跟他说着话我都跟着长精神。我把我的一些担心对周主任说了，他听了就嘿嘿嘿笑，说没问题……我还没闹懂这没问题是什么意思，周主任又说了：

我看这事儿什么人都有可能干，包括你们主编毛闰土毛主任……

我们主编毛闰土是办公室副主任兼的，所以也叫毛主任。我只是不知周主任怎么会怀疑到毛主编也可能……？后来想想，人家毕竟是分局长出身，比咱自是能够高瞻远瞩，闰土主编难道就不可能干吗？现在应该补充公布一下匿名信的内容，要不就让你云里雾里了。

匿名信的内容据说每一篇都是不一样的，基本是对症下药，针对每个人曾与主编的不同关系和感情进行措词和结构。比如给彭张的内容是：你在加班误点时我老婆是如何做好吃好喝的招待你，你生病我夫妻都上医院去看望你，你是如此没良心现在却来反对我……然后底下是一把刀，滴着血……

给凌小逼的内容是：我是如何地悉心地培养了你，你心里有数；我是怎样地爱护过你，看来我是拔苗助长了我！你也不能太没心没肺，否则……看刀！滴血的一把刀（画）……



给楚歌的内容是：你真是太没良心了！我把你招了进来，还帮你老婆跑了农转非，还帮她找了事情做，可你也跟着来起哄……底下是一把刀，如你所知滴着血……

等等……

也许一开始觉得这是以主编的口吻写的，怎么可能会是主编呢，毛主编还不至于那么蠢吧？可一经胸藏丘壑的周主任点到，那么就有了二律背反，也难说毛闰土就不会以蠢攻蠢，恰是大聪明！然后拉着我个垫背的，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，成那众矢之的？但也不对呀，别的人照样也是可以如法炮制，然后把目标转移到毛闰土身上，你看看毛闰土有多恶心，干下这样的下流事情还要嫁祸于别人，你说这毛闰土有多坏呀！那这人就更是大大地聪明了。真琢磨起来是哪儿都不对，这其中的学问实在是太大了，我还真是琢磨不动。只感觉到，整个是：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至于谁是螳螂谁是蝉谁又是黄雀，整个不懂。况且周主任也说了，谁都有可能——也即谁都有可能是黄雀是蝉是螳螂。这又整个是，一笔糊涂账！

对于这笔账，我至今仍在糊涂着。

也许我就这么糊涂着，结果就让我挺长形象的。

通过这桩事件，让我明白了个道理：在镜子中生活的我，不时地照照镜子，还是能从镜子中感觉到自己的容颜是否有了改变；未然改变固然很好，但时间老人，我总是要老的，那我的容颜就不可能一直不变……我想我一定得持之以恒，力保自己的容颜不老，尽管这也很难……

打那以后，我总是向主编要求采访任务。倒不是我真的要求进步来着，是我想呀：在这种地方呆着，而且办着的又是《推理小说》刊物，可我的推理功夫实在也太差了，是不是会对我手上的业务构成影响啊？于是我就挺努力的，或者说是边干边学吧。